

吳稚暉近著

三篇編

北新書局

1927

會
號

李仲丹編

吳稚暉近著

北新書局印行

目錄

國共兩黨關係之說明·····	一
護黨救國運動中之要件·····	三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一三
建都南京演說辭·····	二七
演講紀錄·····	三一
五九國恥紀念演說辭·····	三七
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講演·····	四三
快郵代電·····	四七
致陳德徵書爲大同學潮事·····	四九

再致陳德徵書……………五一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五五

總理蒙難紀念會之演說……………一〇二

「國共兩黨關係」之說明



總理臨歿，致蘇聯遺書，有「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真正同志之人」，照此看來，我們國民黨黨員，止有老實不客氣說，治理中國，止有國民黨，沒有連了共產黨來共治之可能，於又一方面，於總理的聯俄政策，容納共產黨政策，及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皆無抵觸，聯俄政策，即遺書所謂「予我國之援助，」自然不是請他共治中國，至於容納共產黨，乃是叫共產黨內的個人來服從國民黨主義，他便是國民黨，至於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充其量也與所聯之俄國一樣，請他們「予我黨助力」，不是請他共治中國，更不是有一定容許他們來鼓吹共產主義，止容許他們相當的研究，然若有抵觸國民黨，或竟危害國民黨者，執總理囑付

我們「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之旨，我們定可有相當之制止，他們自去擁護共產黨，我們也要擁護國民黨，他們的擁護，若出了友誼的範圍，或要共治中國，甚至於他們想獨治中國，那我們的擁護，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這是凡尋常與國所謂聯盟，及我總理所謂聯俄，汪君所謂聯共，皆有相當之範圍，無人不知者也，聯共二字，本不見條文，我們國民黨之條文上止有容納共產黨員入國民黨而已，汪君說去年有國共兩黨員聯席會議，聯字或由此而出，然聯席會議亦止是合一切之共產黨，友誼的解說誤會，并非定相聯之名義，至於未入國民黨之共產黨，止憑幾封往還之書，是意在言外，應當友視而已，況我國民黨友視世界一切革黨之黨，本亦不待言者也，如此，四月五日報上所登汪陳二君之宣言，僅兩黨首領外交上之友誼談而已，不關於兩黨之政策也。

護黨救國運動中之要件

▲國民黨監察委員吳敬恆呈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 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分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 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 總理容納共產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爲，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爲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爭鬥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 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

謾，且瘖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終研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爲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徹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恫恍迷離，一犬吠影，函電紛綸，詈罵交闐，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庭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伎，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

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言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正是膺鼎』，陳說『你更瘋顛，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僞的麼，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與僞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僞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的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贖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點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

中，得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為內部奸賊，仍未澈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

「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 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說的，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

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去取煨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

閱，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

「(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爲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徹底吧。」

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請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未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關，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繭剝焦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可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

級人們爲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脚的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贖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徹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種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因爲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尙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抑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徹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為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人書曾言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屢更其國籍，鮑羅庭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為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謊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為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為傀儡，鮑羅庭已支配國民

政府下之中國，曾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止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只好共產黨去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贊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庭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

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爲最惠國，尙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踞，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堅攻肉薄之時而肆其咎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卽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黨難下催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

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的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

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併附呈備查。（已存汪主席處）

十六年四月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人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而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爲什麼呢？

我答道：沒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向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痛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還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闊老的，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闊人，是比孝子順孫還強，說話又甜蜜，又爽快，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的套在你頭上，你終

以爲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年前的共產黨，同一年來的共產黨，還是那麼一個了嗎。然而汪先生去國一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然變換了一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强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所以六號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那麼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道，開會不開會，止是那麼說着罷了，果然四月十八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人，他慮蔣要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眼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我們難道從前不是同他一樣，也詭譎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詫怪今日的汪先生呢？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

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於我們無損。因為共產黨的賣空買空，專靠登廣告，造起空中樓閣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亦漸漸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賣國，他們利用他亦不會長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已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的銑電，借他的口來詆譭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辯，他裏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的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並且那裏像人說的話。當他到滬之際，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會字，半個議字，我們其時方以為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具在，那裏用得着會同議呢？全是汪先生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說要會議解決，更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十許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愚，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南京」，又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

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全會必開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得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好使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開會，所以十四便由到會的委員，開起預備會來，十五上午足足靜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着開會，終開不成。

汪先生好似開頑笑的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癡漢等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個銑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是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呢。至於銑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如何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賬的聲口，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會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為體總理之心為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起來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

民黨革命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個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等要細起來的，（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細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何待呢？我所謂汪先生體總理之心爲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寄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五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所謂苦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至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的三大政策。那麼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並不是一隻牛，我們並不會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我們亦曾把蘇俄當神仙待過，亦曾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要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會奉到總理的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國民黨，亦應該同他聯

到底（其實事實上，還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便輪不到孫中山先生了）。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便做不到，彼時他已不屑容納你，誰配你去容納他呢？）農工帮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也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先生請幾個共產黨書記代搶，在交通部紀念週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聒聒叫的甯馨跨竈人物，並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來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出「細綁叛逆民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汝論起派別來，孫哲生方是真左派，汪精衛止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爲沒有總理密命，吩咐我們把國民黨可以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銑電的人，（我想汪

先生心地決不會如此醜惡）糟塌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爲獻媚之資，然後我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塌，我們除了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國了」；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本司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三）同時又說他們當什麼人都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改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要有丟的時期，陳獨秀說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

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裝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爲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爲我等老朽昏庸不知「革命工作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調子還告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銑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國民黨進行之革命工作方法，總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

與他一同來行，便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人，完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民黨時苦心孤詣容納共產黨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出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我已尋到了總理親筆證據，請在下面申說，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願消滅國民黨，只貪着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為就是國民黨革命的虛功，乃是汪先生個人的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並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謬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左派，寤寐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為右派，力爭左派，亦可謂情見乎詞，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是左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秘密文件，當作三日惡，此亦當另為一文。）

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曾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寫

真銅板，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瞭然大明也！

此稿爲我請鮑君「按卽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爲英文，廖仲愷譯之爲漢文，陳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蘇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爲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精鬼。）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真應愧煞，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自有三民主義，却不願明白，總理命他學步俄人，則又認共產手段，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自己看做不時髦，仍謂至今所不明者，將終古仍不明矣，噫，嘻！）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曉諭黨員不要把共產黨看作異類，卽我國民黨亦是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要見異思遷，我的民生主義便

是共產主義，試把民生主義的專書一看，民生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是民死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恢復與列強奮鬪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者，實為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為是，反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說，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耶？）其所以竭力排擠而詆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自始至終，即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惟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人遮斷農工不任與國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幟的惟一目的物。所以兩領袖共反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

級起來革命的惟一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馬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幫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大罵特罵，吳稚暉冒了不韙，形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那還算不冤枉，曾得了汪先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罵那保護國民黨的軍隊，說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一味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同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細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痛哭時，或縐眉一嘆。（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際上并無分別，所以像煞有價事，居然以主義名者，即文之以「學問經驗之

人，「宜乎總理亦爲所欺，彼等是整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庭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且窺破彼等技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動作，豈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并且得蘇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卻要還香，真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證據也。）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并非過去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即汪先生漠然於做人工具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此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中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了無祖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

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欲不服從吾黨亦必棄之。（按總理親筆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等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即棄之是也，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狗之話，真總理之罪人也。）準此而觀，汪先生鏡電，幸而筆跡不類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仍可無間，至電中又言：「對於兆銘假借名義，顛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我們終始未認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們還未會有借重之機會也。總之，雙管不能齊下，掛一必且漏萬，當繼續貢其所知以明真相，故除上舉「俄國共產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真相」兩題，當繼此而作外，又有「兩月內個人反共之歷史」「共產黨之賣空買空手段」等題，亦要寫出，參互讀之，庶無漏義。

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建都南京演說辭

兄弟用江蘇人民的熱心來歡迎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建都南京，這是總理幾十年前就看準了的，中國歷史上做國都的地方，如洛陽長安北京等處多得很，但是沒有南京這樣的安全，五胡亂華時，我漢族被壓迫而遷南京，就得安全，六朝雖沒遠大規模，但是不到南京，還不能得如此安全，一到此地，就能保得住，宋時漢族被壓迫也有遷到南京而安全的，元時漢族又被外族壓迫，明太祖建都在此，亦得安全，他兒子不聽他的話，所以不三百年而明亡，所以有人說笑話，孫中山是明太祖轉世的，這雖是笑話，却可表現出人民的心理，民國光復，中山先生主張建都南京，但袁世凱不曉得南京的好處，定都北京，就十六年紛擾不安，這次克復南京，不一月而建都南京的事實實現，並同時不約而同的接到汪主席的電報，也是說要建都南京，這豈不是總理的精靈援助麼，即從前十六國元時候，還是受同色民族的壓迫，現在則受白色人的壓

迫，所以更加要遷到南京了，中山爲何要南京爲國都，因現在時代的國，都是要靠海交通便利的地方，將來可以便於驅逐帝國主義的外國人出境，今日成立國民政府於南京，就是想把中山的主義盼望成功了，我爲什麼要行中山的三民主義呢，因爲他的主義，是農工主義，革命革到農工上面，就完成了，有大多數的農工出來革命，其餘少數的自然會退避了，革命事業全仗互助，故須擴充到全民政治，把農工做了基礎，這農工革命全民政治，雖明太祖微賤出身，歷過艱難困苦的不曉得，等中山出世，才要求世界的民族一律平等，自他明白民權主義，要想南京建都，以便實行，故民國元年中山即堅持建都南京之議，時同志反對者頗多，有人至於懷疑中山要南京做皇帝的所以他就跑了，他想我生不到南京，故死後也要到南京來，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是猶太人，他們猶太人受了二千年的壓迫，所以有激而爲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山研究民生主義時，他就說馬克思錯了，我這三民主義是以民生爲中心的，馬克思受壓迫而生反動，好比是病理，我的民生主義是天然的，是生理，

所以要明白生理來救病理，希望同志到處碰到共產分子，是要修正他的，所以我每碰到共產派的朋友，就同他說，你們作事不要急，急就糟，我們家鄉有句土話說的，急急做二十九，三石做一斗，十六兩還是一斤孟子講的易苗長者就是急的病，馬克思主義是很急的，這主義傳到俄羅斯，俄國人民就急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我可以說我們中國革命在俄羅斯之後，革命成功在他之前，他這辦法，就革命到幾百年不能成功的，這是他太拚命了，太急了，古語說的，飄風不終朝，暴雨不能久，好比叫我去拚命拚一點鐘兩點鐘還可以拚了，一天兩天我這老命真真沒有了，所以我告訴我的共產朋友們，你們別太急了，如我們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不同，他以民生主義救世救國的，共產主義者是不管我們中國怎樣苦，也要過激的亂弄的，當時中山先生同他們（共產派）講你們不要這樣的著急，我有民生主義可以救你的，同志們啊，要很相信國民政府遷到南京，什麼都完啦，請用十二萬分百二萬分千二萬分，決心做去我們的，總理是刻刻在後面告訴你，你到南京，就不要怕了，工農們，我們不但要做救中

國的工農的，還是要做救世界的工農，但是不要走錯了呀，

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演講紀錄

(在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宣誓典禮大會)

我這次到說了幾句話，引起政治上重大的變動；我們不能退避了，所以挺身而出，並不是要出風頭。

今天是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執監委員就職典禮，我們大家總是同志中的中堅。

中央黨部執監委員會的任務，比其他各級黨員容易作。因為中央所接觸的，多是忠實同志；各黨部所接觸的是大多數複雜的羣衆，軍隊中的工作，尤其困難。諸位明天出發，還能在百忙中努力如此，正顯出革命的精神，我希望不久諸位到北京歡聚。

至於共產黨，我們非但表面上反對，並且還要勸告這般有名無實的黨派。即使遇着列甯，我們還要勸他把主義改正一下。他的主義是根本錯誤的。兄弟沒有學問，不

能多談原理，不過事實上，我們不能承認他是一箇健全的主義。說來話長得很，所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就是我講兩三天，也說不完。初八，有一位北京工大代理校長吳承洛先生自漢口來說：近日漢口與湖南外僑總回來了，一星期內未殺人，未講演，究其故，原來他們是不得已而出此：第一，信陽戰事不利；第二，食物缺乏，不能支持兩月；第三，更有一種可笑的原因，就是因為帝國主義有四十艘兵艦受北京公使團的訓令提出六條，如限一星期遷回湘鄂外僑，三星期內驅逐俄僑出境，工廠主權還與廠主，工人須受廠主指導等；共產黨就軟下去了。他們素來是用強硬的，自大的手段，爲什麼這樣軟弱的呢？前年第三國際代表在廣州對總理說；俄國列寧主義是由愛變恨。例如普通仇恨的朋友遇着了尙可敷衍着；若是愛人，往往一反目即成大恨。當年在北京時，時與共產黨人往來，例如李大釗人家罵他是共產黨的右派，他常說共產黨犯着幼稚病，俄國革命最不容易，他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比國的獨立，意大利的統一，日本的維新都遠勝於他，只有五六十年的演進，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

也在他們的前頭，俄國百五十年中，不知多少志士被放逐於西伯利亞，經過多少犧牲，出了許多怪事，才結晶而成布爾什維克，如化學中酸鹼化合而成一非酸非鹼的一種化合物。布爾什維克因忿恨所以什麼當都不肯上成爲不妥協的正面；他們爲目的不擇手段；——這就是他們的幼稚病。例如敲門不開，就一拳一脚的從窗子裏打進去，睡著來不及蓋被就拉下帳子來，不過雖是這種發狂的態度，爲什麼還有條理呢？這是因爲東西民族性不同，東方民族是浪漫的，西方民族是嚴整的，尤以寒帶爲然，例如德國人崇信法律，斯肯丁挪威半島嚴冷整齊，爲列國所不及，所以一到俄國，就變成極端專制；因爲天氣狠冷，他們天天在屋裏烤火喝燒酒，思想總是主觀的，以前的專制是帶着帝王的面具的，現在的專制不過換了一個民衆面具罷，他們的選舉，是先指定的，再到會場裏做個形式。開大會的前晚，總有一個預備會，其實不必如此；因爲世界上面不必要此種態度，我們要緊張，要緊張得剛好。照現在俄國的行動，不是進步，而是退步；像一個瘋子，被人打了一下，驀地醒轉來，遂亂了方向瞎跑了。

三民主義是進步的，合時勢的。三民主義成功後，即是很正當的共產主義——這也不一定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總而言之，什麼無政府主義，無人道主義，馬克斯牛克斯主義，都是門面語，往往帶着假面具，而內容另是一物，列甯的共產主義，簡直是個有組織有訓練的張獻忠李自誠主義罷了。馬克斯死後若干年，他的主義，當然要隨環境修改，先是中山先生修改他，列甯再修改他，列甯一修，修得更遠了。第三國際宣言裏說：「把世界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乃是真正馬克斯主義，但是行不通，列甯又添了「把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兩句話看起來似乎一樣的；其實馬克斯要聯合各個無產階級，列甯却增加民族，民族是一團一團的，不是一個一個的，就是從馬克斯前面跪到中山先生前面來了。

兄弟是個有洋鬼子的病的人，許多事體我總勸人學洋鬼子，但是不是說：馬克斯是洋鬼子一定可考第一，列甯是洋鬼子可考第二，中山先生不是洋鬼子，便止好考第三啊！

中山先生顯然比列甯優勝。（因為列甯崇拜他們民族主義）何以反把他考在後頭呢？這豈非是媚外成了習慣麼？我們漢口的朋友，所以也到處靠着一個鮑羅廷，才可生活，細細想想，不覺得自慙嗎？我勸我們還要崇拜自己的土鬼子——中山先生！

十六，五，十七。

五九國耻紀念演說辭

今天是外交上的紀念。紀念什麼事，陳主席已說過。外交上失敗，就只有這「二十一條」麼？自從鴉片戰爭起，到「二十一條」止，也不止有十回二十回要紀念，且有比這更可痛，更可恥的。單舉一例，當鴉片戰後，咸豐三年間，離現在約六七年，英國人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捉去，運到印度，關禁起來，後來因為吃不慣印度麵包，活活餓死。英人把他糖漬起來，（當時化學沒有發達，尚沒有使人尸不腐的藥品。）蓋上紅頂花翎，放在印度街上任人觀看，再看一次，收取若干銀錢。英人對於中國堂堂的總督，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置，你想可恥不可恥，但那時非特中國人不知道，就是知道的，也不起一點感覺。直到「二十一條」國民始有覺悟，於是有這「五九」紀念，接着而有「五四」運動，有「五卅」紀念，這都是外交上的紀念。我們須知今天不僅紀念「二十一條」，是紀念全部外交史上的失敗，不過借這「五九」一天

來表現罷了。

什麼叫做紀念，兄弟到的地方很少，但在外國十多年，却沒有見到什麼紀念，我們爲甚有怎麼許多紀念，多紀念是好事情，但也是很不好的事情。我且把不好的理由說一說：我家鄉有一句俗話，「等棺材來才哭」，就是說無論怎樣病得利害，但總盼望他有一線生機，棺材不來，是不會放聲號哭的。我們這個「五九」紀念的意義，就是每年把棺材抬出來看一看，使我麻木不仁的同胞受一個刺激。照這樣說，三百六十日中，就得有三百五十九天是麻木不仁。所以說紀念是不好。但這是不相干的，剛才陳先生提起共產黨，大家異常氣惱。可是漂亮英俊的汪精衛爲何受了他的迷，至今不明。我們要高呼打倒他呢，就因爲汪精衛也是中國人，須等棺材到，才會知道。我是深知他的，我信他決不會虧總理。我們知道脈搏已停，但他還想把死馬當活馬醫。我們以此也可以見得中國人實在麻木得利害。不過中國人難道一竟麻木的麼？像我這老朽昏庸固不必說，汪精衛雖尚不老，但朽亦快了。總督繕漬的事，我生也晚，沒有看

見，但我長一輩時代的同胞也如不見。麻木得如此，後來接連的外交失敗，才漸有表示。等到總理出世，義和團起事，雖沒有秩序，但現在看來麻木的病可是已好一些了，至「五月九日」麻木更好得多了。三百六十天中，已有一天不麻木了。一般小弟也許完全不麻木了。說不定明年不用紀念國恥，而要慶祝外交的勝利了。

剛才陳先生講到共產的問題，應告各位，我覺得外交情形是很奇異的。各位知道，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狀態麼？兄弟老朽昏庸，可以報告些歷史。在五六十年前，我是一個小孩，看不起洋鬼子的，爲這和猴子一樣，要長像人還早得很。其時中國人實在還瞧不起外國人。過了二十年甲午戰後，紙老虎戮穿，到現在覺得洋鬼子好看，恨不得鼻子長高些，頭毛變黃些，拿了根「史的克」就覺得神氣十足。唉，這都是心理作用呀。須知乾隆時候，外國派來的使者，平時都視作常人。有一位候爵到中國來，仍要他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他因不願，只得推說病了，只能推說腿紅不起，而不敢說不願行禮。這不過距今百三四十年的事呀。過了五十年，道光時代，外交狀

况：開始變換。爲了吃鴉片烟，始則在總理衙門拍桌子，後來竟因此開戰。不過後來與法國甲申之戰，猶能轟燬他的戰艦。等到甲午和議和團兩次戰爭失敗，於是看了外國人愈高，看了自己愈低。現在可又不然了，大家心裏覺得他能如此，我也能如此。到「二十一條」，他們改了欺騙的法子，在昔騙我們無知無識的吸食鴉片烟，後來騙我們無知無識的做皇帝。吃鴉片和做皇帝都是舒服的事，做了皇帝更可大吸鴉片烟。總之，他們騙法很多。現在的洋人却又改用輓法。因爲我們有強盜，他乃幫助我們打強盜；強盜打退，就開口索酬報要地盤了，還昌言這是公平交易。這個法子，正合着本書上說的，叫做，『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不管是狼或是虎，試問中國爲什麼不自己革命呢？中山先生固亦主張聯俄，認俄爲友，但這不是足奇的。他做第一任總統的時候，用美國人做顧問，後來更用過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他的容共也叫過他們不要胡鬧，而領他走上正道。中山先生在時有大氣魄，還能提醒他們，死後他們可就昏迷了。譬如我在馬路上走，撞着了洋鬼子，只得退在一旁，不敢與較。恐怕除

總理外，大家都如此罷了。什麼叫聯俄，就是在昔覺得非有洋鬼子在後面，就站不起。我們現在應得覺悟，不要叫洋鬼子來革命。靠了洋鬼子來革命，革命有什麼價值，我們紀念些什麼呢？

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講演

兄弟用江蘇人民的熱心來歡迎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建都南京，這是總理幾十年前就看準了的。中國歷史上做國都的地方，如洛陽長安北京等處多得很，但是沒有南京這樣的安全。五胡亂華時，我漢族被壓迫而遷南京，就得安全。六朝雖沒遠大規模，但是不到南京，還不能得如此安全，一到此地，就能保得住。宋時漢族被壓迫也有遷到南京而安全的，元時漢族又被外族壓迫，明太祖建都在此，亦得安全，他兒子不聽他的話，所以不三百年而明亡。所以有人說笑話：「孫中山是明太祖轉世的，」這句雖是笑話，却可以表現出人民的心理。民國光復，中山先生主張建都南京，但袁世凱不曉得南京的好處，定都北京，就十六年紛擾不安。這次克復南京，不一月而建都南京的事實實現，並同時不約而同的接到汪主席的電報，也是說要建都南京。這豈不是總理的精靈援助麼？即從前十六國元朝時候，還是受同邑民族的壓迫，現在則受

白色人的壓迫，所以更加要遷到南京了。中山爲何要南京爲國都？因現在時代的國，都是要靠海交通便利的地方，將來可以便於驅逐帝國主義的外國人出境。今日成立國民政府於南京，就是想把中山的主義盼望成功。我們爲什麼要行中山的三民主義呢？因爲他的主義，是農工主義。革命革到農工上面，就完成了。有大多數的農工出來革命，其餘少數的自然會退避了。革命事業全仗互助，故須擴充到全民政治，把農工做了基礎，這是農工革命全民政治。明太祖雖是微賤出身，然而歷過許多艱難困苦都不曉得。等中山出世，才要求世界的民族一律平等，自他明白民權主義，要想南京建都，以便實行，故民國元年中山即堅持建都南京之議，那時候同志反對者頗多，有人至於懷疑中山要在南京做皇帝，所以他就跑了，他想我生不到南京，故死後也要到南京來。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是猶太人，他們猶太人受了二千年的壓迫，所以有激而爲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山研究民生主義時，他就說「馬克思錯了，我這三民主義是以民生爲中心的，馬克思受壓迫而生反動，好比是病理，我

的民生主義是天然的，是生理，所以要明白生理來救病理。「希望同志到處碰到共產分子，是要修正他的」，所以我每碰到共產派的朋友，就同他說：「你們作事不要急，急就糟，」我們家鄉有句土話說，「急急做二十九，三石做一斗，」十六兩還是一斤，孟子講的「易苗長者」就是急的病，馬克思主義是很急的，這主義傳到俄羅斯，俄國人民就急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我可以說我們中國革命在俄羅斯之後，革命成功在他之前，他這辦法，就革命到幾百年不能成功的。這是他太拚命了，太急了，古語說：「飄風不終朝，暴雨不能久」。好比叫我去拚命拚一點鐘兩點鐘還可以拚了，一天兩天我這老命真真沒有了。所以我告訴我的共產朋友們，你們太急了，如我們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不同，他以民生主義救世救國的。共產主義者是不管我們中國怎樣苦，也要過激的亂弄的，當時中山先生同他們（共產派）講，你們不要這樣的著急，我有民生主義可以救你的，同志們啊！要很相信國民政府遷到南京，什麼都完啦。請用十二萬分百二萬分千二萬分決心做去，我們的總理是刻刻在後面告訴你，

你到南京，就不要怕了。工農們！我們不但要做救中國的工農的，還是要救世界的工農，但是不要走錯了呀！

快郵代電

我從來不曾打過私人電報，那肉麻的快郵代電，更根本反對了。何以現在要未能免俗，聊復爾爾，頹起快郵代電來呢？是何故呢？因為一個總政治部主任名義一出，太麻煩了，有罵我趁風打劫獵得高官者，有頌我榮膺主任願給工作者。所以匿名信呀，八行書呀，粉至沓來。若一概不覆，便罵我官氣十足，若封封要覆，連覺也睡不成。（我那裏請得起代筆先生）殊不知內容全不是那回事。我這回萬不得已，代中國共產黨朋友設想，勸他們不要直向民死主義的錯路上猛走，趕快偃旗息鼓，讓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出頭。他們一定不肯認錯，必以為我反對他們。我若躲了起來，又要說我怕死。所以我只好站到中央監察委員會所來，表示挺身而出。他們逼住了要作戰，我也只好抵抗。我有一枝禿筆整備天天來筆戰。赤裸裸的我還是一個昏庸的冬烘老朽，自量還能見得我舊朋友之面。故爾商量學務職務政務黨務，或訴述冤枉，或激

鳴不平，慚愧得很，抽不出工夫代人分憂。倘使欠覆了信件，有慢了來客，請大度的客恕我罷。至於總政治部，本來亦不過總司令部裏一個附屬機關，被那位鄧演達老先生一做主任，吹得大而無當，幾乎連政府也都可以包括在內。現在南京同志沒有人要攬這大權，沒有人願戶這惡名，於是揣摩反對黨的心理，必把我看作同鄧演達一樣的凶狠，拿我姓名暫且填在這主任的名義上。在還是亂嘈嘈的時節，苦我不着，把這不祥頭銜，同那遊街的紙高帽子一樣戴在我頭上，開開頑笑罷了。待這總政治部整理好了，他的真面目顯出來了，不久自然另有真正主任。現在滑稽的叫做主任，就是那麼一回事。我的總政治部，正有代表着瞎講幾句話的關係，或者送點稿子去，聽候採登的關係，別無俸祿呀，公事呀，責任呀，一切的官樣關係。我至今還不會認識戶部街的面，因此務請父老兄弟諸姊妹有關係總政治部的公文信件，自然寄去戶部街；若寄給我的私人函件，切勿寄戶部街，免得別人代轉麻煩。敬此火急奉聞，吳敬恆叩元。

十六，五，十八。

致陳德徵書爲大同學潮事

陳先生執事：以粟陸不能多承教爲憾。茲啓者，大同大學胡敦復君，以辦學過認真，致與近日學潮不合，事誠有之。然其每年招生廣告，板起了面孔，說明不投合者，不必入校。弟與精衛子民等，皆贊同之；因其學課實良好也。若以胡敦復爲學閥，與黃任之合傳通緝，非但全學界不服，卽弟亦不服。彼欲於滔滔橫流之日，運動讀書，多見其不知量。且所讀者亦洋八股耳，而且不擇手段，且欲倚章士釗，因女大抵制女師大，尤爲不知量。然節取其誠意，正欲爲讀書運動，初無別意。所以胡敦復仍不失其爲書生之胡敦復。弟等所以不左袒之者，因今日國中之所謂學校，皆可關門，卽或學課良好，亦不過製造科員科長，或製造革命健者，赤化分子如是而已。關門亦好，開課亦好。惟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含報復，恐不免尙有CY分子在內，側聞近有復課運動，起而反對者，將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並聲言黨部將作其後盾。弟意先

生必爲之噴飯。夫擁護胡敦復而爲復課運動，其愚亦不可及，若井如是之復課運動而必罪至通緝，且誣黨部有如是與會，爲此等狂且之後盾，而爲鼓舞青年乎，策勸學生乎，真可發一大噱矣。萬望先生致意同人，聽其羊咬死狗，狗咬死羊，聽之可也。因什麼學校，什麼學生，還值得過問乎？若黨部代人通緝復課運動之人，代人通緝胡敦復，如是之滑稽，則萬萬不可也。知先生亦必莞爾而笑，故拉雜奉聞，聊博軒渠。敬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

十六，五，廿三。

再致陳德徵書

陳先生執事，前爲大同復課運動中，有一友人之女，聽信謠言，懼怕通緝。弟承先生素見愛，故敢作私人通問，或便中得先生一言，亦可以代爲解釋。弟固知絕對無其事，不過漫述之耳。不料爲該女生，抄付報端，遂引起他們學界之是非。昨得二區五分部來函，責以「不應滑稽滿紙，不負責任。以大同一部分事，甚而至於詆全國學校；全國學生無餘地，瓦解一國教育。」責我滑稽不負責任，亦或有之，惟說我「瓦解一國教育，」乃更滑稽了。瓦解一國教育，罪名到底誰屬，亦許什麼人都分明了罷。至於做教員的，情願生生世世，不再投胎做教員，學校亦無一不與漢口商店一樣，止好關門，還待我來瓦解麼？所以我們來用滑稽調，居了一個不負責任的罪名，還敢負什麼責任呢。至於兄弟會說，「近日大同之學潮，全含報復，恐有CY的分子在內，」至今也莫能釋我之疑。因爲二區分部之書剛到，鈕惕生先生正送一張滿江紅

給我觀看，內中無非罵我們是蔣介石的附屬品，意在言外，顯出蔣介石是個軍閥，應有人做他的爪牙。出諸共產黨之口，原不足奇；可怪的，二區五分部是黨中人，應曉得我與蔣各居什麼地位，爲什麼他們也恭維我「又爲蔣總司令所倚畀」，不是無心的孤憤流露了出來麼？我到不能不提我的記憶力，繙起四月十四的舊報來一看。我們共看三種報，申報民國日報都尋不出什麼記載，尋到時事新報，便載着如下：「二區五分部，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二區五分部，昨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南站大同大學第三教室，開第九次黨員大會，出席者四十餘人，由常務口口口主席。（一）執行委員口口口同志報告，現在革命趨勢，一面因要打倒帝國主義，一面更要使革命絕對的左傾，而打倒一切右傾的反動份子。……」這位絕對左傾先生，並在當時的十天，在大同講台上，喊過打倒蔣介石。就是這個二區五分部，至今還是這幾個人，他們也曾於繳械時，把槍枝不送警察署，而送總工會；並且清黨以後，有好幾個學生進了黨。剛剛接到先生們所在的市黨部之通知書，必定同日還接了別一市黨部的通知

書。就是學生總會，也有兩個，同日通知。這種歷史，出在四月十三四以後，也算鐵中錚錚，手段敏捷的了。所以我們止是滑稽不負責任，任憑羊狗互咬也就完了。從前兄弟把什麼煤山七怪，都尊做左派，使先生們憤慨，其事尚在目前。左派固可寶貴，無奈有藏在左派裏寄生虫，公然借左派開了門破壞一切；弟輩事事左袒，釀成今日局面：應責備我輩者，尚有過於先生等者乎？現在這種趨勢，沒有一處不發現些少，我們若提起責任來，責無旁貸，定請這種絕對左傾的先生們，避嫌疑些才好。至於弟代胡敦復君辨護，不應竟抬舉他學閥，恐失出入，同一可以失了判斷的尊嚴。更有我們黨部，誤據一種報告，又以朱少屏更為學閥，為反動分子，似乎更屬滑稽。朱少屏固無人不相識者，說起反動分子，他民元時陳英士先生為他是革命健者，特天天去看他疾病。至於學閥，他辛苦的招待千百學生出洋，實是一個學僕。難道豬怕長肉，人怕出名，大家知道了他的姓名，在軍即軍閥，在學即學閥，如此簡單麼？惡名可以隨便相加，惡名也必定成為毫無價值了。所以我說大同學潮，恐有CY分子在內，也不

曾肯說定有 C Y 分子在內。恐有者，無異言實際雖非，或行爲略同。果其曾喊打倒蔣介石，又愛絕對左傾，果其要他繳械，他還繳到總工會去，剛收一新黨員，而伏在隱僻處的上海特別市，已得報告，這種先生們，似乎在這個時候，也應該同我勸胡敦復一樣，勸他們一同到校外去歇歇才好。是否有當，我們還是講我們個人之話，拉雜貢獻先生，並請各同志也俯加注意。再叩道安，弟吳敬恆頓首。

十六，五，二六。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一)

革命方法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自先生發銑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續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格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

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止需兩年，此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木司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也使丟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矜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略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

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會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脰截足，前仆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天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善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是根據名理的，叫做「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衆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女郎面發頰。少年乃揶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即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

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

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家之高尙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之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卽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卽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卽不滿馬格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管贊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照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雞頭刀擊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會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馬格斯牛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閩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

現之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闊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木司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萬女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

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祕密證據，可

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斑。

(甲)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為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為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為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為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辣，止認共產又為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忽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甯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二俄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

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間，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爲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卽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卽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

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尚有可說。」即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問，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攜去。然此時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即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

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曾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其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為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即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爲此言，誓以人格爲担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西披爲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

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和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尙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白。（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秘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狠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

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合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一雞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爲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寧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西披之事。）二月海軍放砲，三月開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開北之事，當時黨軍

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尙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祕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上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乙)他們的祕密證據 他們有所謂「區祕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末皆署名「朱紳祕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祕通信六頁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原稿橫寫右行，今改直寫)

區祕通信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罷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在活動分子大會中的報告摘要）

（一）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砲，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

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的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炮，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

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卻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會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伏暗處施放邊砲，以為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誰不贊汪君是一小諸葛。獨這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起來，認為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砲，居然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革命

的歷史上，做了一個重大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諛言無錯誤呢！因為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澗污的空頭砲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吳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二)我們力量之表現。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不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札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為布爾札維克所有，抑為工部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

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即列甯在「共產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祕。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癩三，羣聚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忽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從不蔑視。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做新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惕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二十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

亦農運動得到，是這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是旗先拉，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出七個軍艦一齊開砲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謊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勤工儉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尊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見你們便討厭，終不及他們斌媚」。我等也只好權且慙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麼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的一語，卽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爲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思有重大成績，以淫威屠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

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下不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討厭的，便是感情這兩個字。在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者言仁恕，即對革命者為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為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為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為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為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三)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甲」，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列甯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

暴動；因爲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燄，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有七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接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爲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去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藉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

好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甯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乙)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運動的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為我們同志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的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既要做政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想奪取政權，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說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與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兩天舉行，最爲適宜，此爲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候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爲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爲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以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得。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願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爲

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到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板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豪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拔民衆出家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

……」。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并勦力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右倖。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來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區祕通信，還有兩段，因無關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

踏破鐵鞋無覓處

却在人家頑笑中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卽爲左派。又挾理論過高，曲高而和寡者，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卽所謂極端左派。所以左派亦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的之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于此，一則醉舞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卽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尙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廣泛。否則列甯史達林

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而不必竟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尚為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目中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嗾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為名教罪人，誰為斯文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為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為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夫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筆，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越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見貢。

他們所謂區祕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為「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

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勝利後，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

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為主體，我們去助他們。因為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上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為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止待強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

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嗚呼！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只剩兩條，否則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祕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二）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

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衝鋒時的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匕首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與令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一三二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尚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則立直了做夢，寐則睡倒了做夢，自覺氣願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之而不為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年一月時，見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即隨手扯碎，置於字籠，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籠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為開會傳單一紙，區祕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口口兄

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費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并嚴守下列諸條件。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二、不准穿西裝。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蔚交通等候指示）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祕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

「區祕通信」七號

最近中口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

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生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在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只稱上層某人某人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可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

工作上有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為準左派與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夠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爲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基礎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

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夠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在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興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薦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爲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爲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之後，已經有了。因爲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爲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

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為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為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為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有更口羣衆。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為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口口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口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為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口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爲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

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口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西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為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即早防閑，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

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並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都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

至於怎樣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量，有政權，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 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二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抗，才能夠滅

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的鏈鎖。即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援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俱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

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為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尚沒有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而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口口尚未反共的「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口口左派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口，口以打擊。

朱紳祕書處一月三號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者，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祕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的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尙爲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可如螟蛉爲蝶羸所負。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則爲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爲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爲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卽農爲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于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卽所謂「并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手工業工人

智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祕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且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為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之工具而已。

共產黨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也有革命性，

異乎彼之革命的分于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迨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尤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曾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羣衆，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祕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止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

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還未死者，亦只好自殺。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祕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目曰，「（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綫，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是進了共產黨，我們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夠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為國民黨左派，定當為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搥，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總理蒙難紀念會之演說

今天紀念總理五年前六月十六日廣州蒙難，就是陳炯明背叛總理那一回的事情。總理蒙難，本不止這一次，不過要說一句笑話，「總理福氣大」，人家想害他，總害他不死。陳炯明六月十六廣州之變，想害他也害他不死。前乎陳炯明的，有幾十年前的倫敦被難。那是什麼一回事呢？就是那時總理老早提倡革命，滿清政府聽到有個名叫孫文的要革命，不懂他要革的是什麼命，只以為革命就是出了真命天子，而且聽說他今天忽在香港，明天忽傳在倫敦，覺得孫文這個人實在神行莫測，更是害怕起來，所以就下令捉他。有一天總理在倫敦遇着一個人，這人問他「你是那裏人呀？」總理說，「我是廣東人。」這人說，「我們是同鄉呀。我是賣茶葉的，請你到我家去談談呀。」那時倫敦中國公使館的房子是很不像樣子的，也認不出是公使館，所以總理就同他去了。到了那裏，這人就引他上樓去談。坐下來一問，這個人說，「你是孫文

呀。我們這裏是中國公使館，你想造反；我們接到公事，要捉拿你呀。」總理才知道被騙了。後來公使館來了一個外國當差的，進出拿東西。總理看他是個好人，就同他談談，寫了一封信，請他送到德理幼時一個先生的家裏去，這位先生才設法救了他出來。這就是總理在倫敦第一次被難的故事。第二次被難就要算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背叛總理這一回了，但是總理總是害不死的。我又要說一句老話，他是「天與之人歸之，」所以謀害他不到的。什麼緣故呢？他老先生的思想，總是同我們人人所希望的一樣，甚至我們不曉得想的，不曉得希望的，只要他一說了出來，無論什麼人都不及他。你要見他，他什麼人都見的，見了就同你談革命，談完了又去看他的書。除此而外，什麼他都不談。有許多人恨他的思想太好太周到，他都不當作一回事。他不管，還是要提倡他的革命。無論如何反對他的人，像陳炯明六月十六背叛了之後，假心假意說假話。總理都說，「只要他寫了悔過書來，也就算了。」這樣寬宏大量的心，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了。但是有許多人不滿意他，他們動不動要什麼都是「新

的」，方覺得開胃，方覺得漂亮。孫先生說王道，西方說霸道，而他們趨「新」的人要講霸道，王道便不算漂亮。但是王道是什麼呢？就是博愛。他們聽到博愛兩字，或以爲還算可以，要是你講王道，那就不漂亮了。如現在的汪精衛，這位先生就是要學漂亮的，所以就要跟共產黨喊馬格斯牛格斯，要同陳獨秀發表什麼國共兩黨領袖宣言，那就覺得了不得。我和陳獨秀是朋友呀。他的人怎麼樣？哈！他的面孔要我形容出來，實在說不像。只好說他的頭是向後突的，他的面孔好像一把鏟刀。然而他却自命是了不得的。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麼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是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醜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了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還要說他是小偷。你們如願意見見他們的醜相，我們可以到武漢把他們捉了來給你們看看。你們看過明孝陵掛的朱洪武的像，他不是嘴巴兒像豬的嗎？對了。陳獨秀就有像點他，他就自命要做一個有皇帝的運氣的人。我並不說他真能做皇帝，不過他有野心想靠俄國來幫他做個噤哩咕嚕的東西。現在好些人都是靠俄國的。

靠俄國做什麼呢？你們不知道他們要做盧布黨呀，如果他們做盧布黨成了功，陳獨秀就很要做中國的俄皇帝了嗎，不是的，他做得成也不過是俄國的奴才罷了。陳獨秀你們要曉得是一個很腐敗的人呀。別的我也不必說了，只要說他吃鴉片烟，你就要想到以吃鴉片烟的人來想替俄國做中國的皇帝，這真是豈有此理。汪精衛跟着陳獨秀在一起賣力，也想將來沾一點兒什麼噁哩咕嚕的洪福，這豈不是更豈有此理的嗎。他們簡直了不得！比陳炯明還要兇。陳炯明不過想謀害總理的生命！他們却要在總理死後謀害總理的精神，想把馬克思主義牛克思主義來謀害總理的三民主義。你道可笑不可笑？可恨不可恨呢？我敢說他們簡直是沒有主義的。殺人放火！難道也可做主義嗎？他們不但是盧布黨，而且都是「蘿菠黨」。南京人所謂「大蘿菠」，那有什麼主義呢？他們拿殺人放火來謀害總理的精神。你道他們會成功嗎？我決不相信殺人放火，把四萬萬人殺到剩下他們幾個大蘿菠，就算是革命嗎？我說他們是世界上最懶惰的人，因為他們想把國民殺完了，他們就好睡覺去。我們所以今天紀念總理，不但是紀

念陳炯明謀害總理的生命之失敗，簡直要紀念陳獨秀這些大蘿菠謀害總理的主義之失敗。

十六，六，十九。



同業公議照碼加一

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

現 實價二角半

著者 吳稚暉

編者 李仲丹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0
264326
(2)

264

6

新
論